

作家频道

北水饺 南汤团

王开生

北方民谚道：好吃不如饺子，舒服不如倒着。若评选最受欢迎的节日吃食，在北方，饺子的地位无可撼动，故通常来说，逢年过节，北方人多吃饺子，南方人则多食汤团。

青岛地区，凡沾“年”字边的节庆，皆要吃饺子以示庆祝。如元旦称“阳历年”，腊月二十三“过小年”，除夕夜“过大年”，正月初二“送年”，六月初一“过半年”等。其它重要节令，也穿插着吃顿饺子。夏季“入伏”，有“头伏饺子二伏面”之说。冬至，称做过冬，是入冬以来的大节，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记载：“冬至前后，百官事绝，不听政，择吉辰而后事省。”《晋书》说，“其仪亚于正旦。”即是讲过冬至的隆重，仅次于过年，此日亦食饺子。即使在元宵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这样有特定食品的节令，如元宵、粽子和月饼之类，压轴戏仍然是饺子。故言饺子是北方人庆祝节令的第一美食，实不为过。

饺子据说起源于东汉时期，为河南南阳人“医圣”张仲景首创。三国时期称作“月牙馄饨”，南北朝时期则称“馄饨”。唐代称饺子为“偃月形馄饨”，宋代称为“角子”，元代明代称为“扁食”；到了清代，才始称之为“饺子”。

北方人以食煮饺子为主，故称做水饺。岛城家常的饺子馅，往往随时令交替而富有变化。霜降以后，多以闻名的大白菜入馅，佳品称为“胶白”，以“汁白、味鲜、纤维少”而被誉为“白菜之王”。清代《胶县县志》记载：“其蔬菘谓之白菜，埠雅隆冬不凋，四时常见，有松之操，其品为蔬菜第一，叶卷如纯束，故谓之卷心白”。菘，即是大白菜。另佐以鲜猪肉和海米和馅，是名副其实的三鲜水饺。

初春时节，以韭菜入馅为美。古人以“春初早韭，秋末晚菘”为蔬味之最胜。另佐以新鲜虾仁入馅，最显风味。过了春季的韭菜，只可用少许来提味，而不能再充当主角了，所谓的“春韭香，夏韭臭”，即是指其精华期已逝。

春季的荠菜，夏季的茴香、芸豆、黄瓜，秋季的西葫芦等，皆为时令蔬菜入馅之佳选。沿海的岛城，富用各种时令海鲜入馅，如鲅鱼、黄鱼、墨鱼、八带蛸、蛤蜊、扇贝柱、蛎虾、海肠等，味绝美，以本地海鲜餐馆出品最为常见。

曾经有位同事，是白案老师傅，擅做指头肚大小的袖珍水饺，雅称状元饺。其多以黄花鱼入馅，包出的饺子似艺术品般，小巧玲珑，俊俏可爱，亦鲜美无比。老师傅退休后，此绝技艺已失传，令人惋惜。

北方人吃水饺，须佐以大蒜泥和米醋调成的蘸汁蘸食。亦不乏有人擅将隔顿的水饺，再回锅油煎至两面金黄，称之为煎饺，风味别具。喜者如我。

青岛人搁放生饺子有专门的盛器，喜用麦秸杆编成



插图 阿占

的圆形“盖垫”，从外沿一圈一圈码放至圆心，似排兵布阵般好看。旧时，盖垫既能当大铁锅的锅盖，又可以垫放饺子、包子和馒头等，可盖可垫，故名。盛摆生饺子时，须往盖垫上撒些干面粉，防止粘饺子皮。这种干面粉，青岛话称做“布”，有用“布”隔开之意。

与北方节令大都吃饺子不同，南方的节日食品，诸地间不一而足，以食汤团者居多。

苏州人对节令民俗的讲究和传承，在南方诸城市中，首屈一指，自成一统。清代金孟远有《吴门新竹枝》诗曰：

圆子年糕莲桂汤，满壶椒酒味甘芳。
醉来笑把茶经读，龙井春浮橄榄香。

苏州人过春节，正月初一有食汤圆之俗。此汤圆无馅，粉制，小如糖豆，亦称作圆子。须以甜汤煮之。亦有不少人家喜在圆子汤中，加入年糕同煮，称为元宝汤，皆为过年讨个好彩头。

汤圆分“粉团”和“粉圆”两种，《清嘉录》曰：“有馅而大者为粉团，冬至夜祭先品也；无馅而小者为粉圆，冬至朝供神品也。”苏州和南方多地，皆以腊月二十四为小年夜，比北方晚一天。此日亦行祭灶之俗。苏州人此日所做之团子，称为谢灶团，有白萝卜丝馅、肉馅和素馅等，多咸味。

正月十五元宵节，北方人吃元宵，南方人食汤圆。区别在于制作方法，汤圆是包出来的，元宵是滚出来的。昔年青岛最受市民青睐的元宵出自天府酒家，总店开在中山路北头，紧挨着工艺美术商店；后来在四方嘉禾路开设分号。每至元宵节前夕，店前会支起一巨大滚筒，不停地滚制元宵，也是吸引顾客的一种营销模式，门前常常排起长队。江南苏州过元宵节，食汤圆，以芝麻、豆沙馅最为传统，馅中仍缺不了一点糖猪油，肥腴，香甜。



生活有感

年味

姜光

腊月深一脚浅一脚地于冰天雪地中，躲避着新冠，很诗意地开一路梅花，蜿蜒着走进农家。稍不小心，一个踉跄就跌进了小年的门槛。

小年躲在腊八的吉日子里，看一对新人喜结连理，观一对红烛，怎样忠于职守地守望爱情。然后携曙光一起揣摩门楣上的喜联。

怎样拥抱黎明和晨曦，融入一体？

大年，总躲在小年的喜庆里，微笑。看小年，一边挥舞鸡毛掸子，扫去积尘和瘟疫，也扫走霉气和冷清。

一边想着欢天喜地，祭灶神，接财神，迎新春。

然后静下心来，看红鲤，怎样憋着阳时的胸闷，努力欢蹦乱跳地跃入龙门？

翻过腊月，这一页雪白和孤独的日历，才是春节。

这个春节，团团圆圆、和睦睦也成了奢望，口罩隔着呼吸，一家人仍然端坐在微信视频里，分享着张灯结彩、喜气洋洋的氛围

和春天接轨。听新年的钟声，怎样在天地间悠扬开来，敲响希望。酝酿心中的日出怎样在祥和的钟声里，磅礴而出。

想象着鞭炮和礼花，怎样把我们心中的憧憬，五彩缤纷的一路绽放。

团圆饭，守岁钱，走亲访友去拜年；观舞龙，看花船，热热闹闹庆新年；赏花灯，猜谜语，眉开眼笑乐新春……都浮现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年味，其实是一些零散的片断，思维穿透疫情，焊接起来，不知是否还能引爆春天？

城市秀场

二月的寄望

程远

一年十二月中，我最喜欢二月。虽然我住在北方，这个月份依然寒冷，身上的棉衣棉鞋还没有脱掉，依然臃肿不堪，形同笨鸟。但，春天的脚步已经悄悄走来。

这个时候，我往往做着一年的盘算。我甚至固执地以为二月才是一年真正的开始，她总是充满幻想与寄望，尽管这时还看不到柳絮飞扬的情景，也听不到桃花流水的清音，风如剪刀，月似寒宫。然而，廿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立春即将在这个月份上演，之后是雨水。这也标志着一年四季的开始。大地之子苇岸说，这个时候，一直呈现着衰竭冬季特有的凝滞、沉郁、死寂氛围正在退去，一个变动的、新生的、富于可能的季节正在降临。是的，太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早早地爬上东窗，银色的光线隐隐向带有温度的暖色过渡，照亮屋子，也惊醒屋子里的梦。

所以，我喜欢二月。

二月里来，我将开始我的阅读。书架上沉睡已久的书，仿佛一只只越冬的候鸟纷纷展开翅膀，扑到我的桌前

或是榻上。无论清晨，还是夜晚，这些充满智慧的精灵将启迪我沉睡一冬的思想。我将重新打开电脑，铺展卷起的宣纸，敲打键盘，挥舞笔墨，即便写不出脍炙人口的华章，画不出酣畅淋漓的美景，寄情于斯，仍感不疲。我亦将系紧鞋带，踏上征程，远游与近走，都将一往情深一如既往一而再再而三地一路前行。

二月，是我一年的开始，我已经赚下了一月，我的生命在无形之中延长了三十天，这让我窃喜。我不是一个追赶时间的人更不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，我是一个慢跑者，一个漫游者，一个孑孓在上个世纪的人。面对飞速发展的时代，我只有隐忍，只能减去一月。

总之，二月是梦的开始。此时，已是一月里最后一个小小时，那么，就让海子的诗为我祈祷吧：

从明天开始，
我将成为一个幸福的人。
……
面朝大海，
春暖花开。